

书人书事

穿越时空的千年对话

王成祥

迷雾，呈现给人们一个古为今用，现代版的历史巨著《史记》。

《来吧！跟司马迁聊聊》内容严肃不失幽默，俏皮而又风趣，让人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体验中传递知识和价值观。全书分二十三章，每个章节分若干个小问题进行剖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经典，使历史变得更加生动、具体、丰富和全面，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和把握历史事件的连贯性和内在逻辑。第一章《〈五帝本纪〉：男神天团》讲述了黄帝、颛顼、帝尧、舜这五位部落联盟首领，通过禅让制传递权力，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史记·五帝本纪》。利伟对这段的理解为黄帝为秩序而战，“当年神农氏衰微，诸侯疯狂内卷，黄帝果断站出来维持秩序，征战诸侯，平定乾坤”。这样的解释似乎简单，但是却呈现出一种状态：平稳、严整、从容、优雅，我们谓之文明的状态。“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黄帝就是妥妥的

“男神天团”，他巡视天下设置都城，设立左右大臣，完善封禅、祭祀等各方面礼仪，这些举措都为日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司马迁讲“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进入永恒。在解读《项羽本纪》时，作者用了很流行的一句话“哥已不在江湖，但江湖仍有哥的传说”。西楚霸王出场自带配乐的形象跃然纸上，无论是颜值还是实力，都碾压一票“小鲜肉”。巨鹿之战，项羽一战封神，后又挥师西进，入关灭秦，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他感慨“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自古英雄多悲情，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这位悲情霸主的一生在乌江落下帷幕，我的思绪也跟随作者笔触，从历史流向未来，从未来走向久远。

刘邦“诛暴逆，平定四海”的气概、越王勾践不病魔不成活的冷酷、孔圣自带光芒的滚烫人生、陈胜的鸿鹄之志、张良跟命运死磕到

烟火里的心跳

——浅议付调娥散文

叶柏成

土散文。她笔下素雅质朴的文章，大都是为养育她的家乡而纵情挥毫的。她写《铁鞭溪旧事》、写《庙里的学校》《再登高峰殿》《幽幽任河》无不打上对血液于水的乡村深深的烙印，对家乡流露出深情的眷恋与淡淡的忧伤。故而，跳跃在她笔尖的文字，都是亲切而烂熟于心的刻骨记忆。但在这些记录陈年旧事的文字里，作者摆脱了记叙叙事用旧的框架，写出了自己别具一格的观感与内蕴。激起了读者阅读下去的浓厚兴趣，叫人疲惫、不厌倦，轻松徜徉，偶有所得。

譬如她写《铁鞭溪旧事》开篇寥寥数语就写出了八百里任河的飞扬神采，写铁鞭溪的传说短而精炼，给读者没有留下营养不良的痕迹。特别是作者写喜欢安静的么爷生活习性，一个看得像宝贝似的，分不清颜色的搪瓷茶缸；一个爱吃火烧馍与制作火烧馍的诀窍。你不得不感叹，作者对生活观察的能力如此精细。作者在《再登高峰殿》里有这样的文字：“令我感兴趣的是墙壁上的各种彩绘，幼年时来此尽管颜色

褪得七零八落，仍觉得它是那么美丽夺目，仙女们脚踏七彩祥云，端庄秀丽、飘逸的衣带随风飞舞，使这座超乎寻常的宏伟建筑透露出一种特有的神圣和庄严……如今，只见裸露的石头墙壁宛如一排排受损的槽牙，那些栩栩如生的彩画已无影无踪……”通过前后两种文字的对比描写，我们可以体悟出作者对高峰殿过去辉煌与庄严的祭奠和对现在衰败的高峰殿的惋惜。透过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家乡一事一物的真情流露。

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在著作《散文的心事》里说“散文最大的敌人是虚伪和作态。没有了自然、真心、散漫和松弛的言语风度，散文的神髓便已不在。”的确，对散文写作要赋予真情真心，要讲究亲切自然。在这点上，付调娥笔下的散文是真心自然真情真情的。

老实说，在紫阳山城里，对于女性写作者印象深刻的除了杨世芳、周晓云之外，我的阅读视野并不算开阔，后来对本县的女性创作者虽有关注，但令我心头一震的文字太

一部反映基层文化工作的精品

——宇文英长篇小说《文化馆那些事》听后感

辛敏

期就听完了，但仍觉得余音缭绕，意犹未尽，有了评说的冲动。

我曾读过京夫先生的长篇小说《文化馆》，去大荔县文化馆和同学聊天，也多次参加全省文化先进县复查工作，知晓基层文化馆的人和事，印象中是个清闲单位。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从市级文化馆跳槽到省文联，继而回到母校当教授，日子过得比较滋润。另一个同学坚守省级文化馆，从普通干部干到副馆长继而馆长。

听完《文化馆那些事》，感触良多。首先，这是一部弘扬正气的精品力作。自从顾长明上任某市文化馆馆长后，就面临着邪恶势力的围攻。从市文化局副局长到文化馆会计，对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反对他们贪污腐败的顾长明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顾长明在老馆长陈世英和职工的支持下，几经较量，终于将女会计撤掉，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

其次，这是一场保卫中国共产党文化阵地

没有硝烟的战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不论是文化馆、图书馆，还是新华书店、电影院，其地理位置都在城市的黄金地段。由此可见，文化馆尤其是文化窗口单位之重要，因此也成为各路人马争夺的阵地。顾长明虽然扳倒了女会计，却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就千方百计向他反扑。为此，顾长明在全馆干部职工的鼎力支持下，多次到市委组织部甚至市委书记处反映申诉，终于使文化馆工作得以走上正轨。

再次，这是一曲以文化人、以育人的凯歌。顾长明上任后，重整旗鼓，不仅恢复文化馆长期半死不活的日常工作，而且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创办报纸，向基层文化工作者征稿组稿，刊登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拓宽报纸发行渠道，扩大发行量。

从写作特点上看，该书具有以下三点：一是充满正能量。寒门子弟的顾长明无

孙犁先生的另一面

胡忠伟

墨的历史见证。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他即进入天津日报社工作，创办《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经营“满庭芳”副刊，任副刊部副主任，在《天津日报》这块艺术的田地里，扶持培养了一大批作家和文艺新秀。阿凤、万国儒、滕鸿涛、董迺相等工作家脱颖而出，推动了天津工人文学的发展壮大。同时，冉淮舟、从维熙、韩映山、刘绍棠、谢大光、铁凝、贾平凹等一批青年作家因为孙犁的奖掖，也在文坛崭露头角，很快成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

进城初期，天津市工人和郊区农民的火热劳动生活，深深感染着孙犁。孙犁每天忙着采访、写新闻稿，随写随发，反映了新生城市人的精神面貌，这就是后来结集出版的《津门小集》。这本书留下了孙犁初踏文学新路的足迹履痕，他试图走近并进入城市工人生活，他十分认真，那热诚和努力叫人感动。他出身农村，已有的文学声名植根于农村。文

艺评论家黄秋耘早在1962年的《情景交融的风俗画》文章中对此书作出了评价：“我听说这本小册子是作家在1949—1956年间，对天津市工人和郊区农民的劳动、生活、爱情和斗争……的零星记载，主要是将所闻所见，疾书为文，叙实议。这些篇章甚至就是采访日记，并没有经过多少艺术加工。”这些新变式的新闻特写作品，真正把握住时代脉搏，真实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风貌，摄取了彼时彼地典型人物的精神内质，活现出时代巨变中微妙隐秘的新闻作品，将长久地存留在历史的碑铭上。孙犁在《津门小集》后记中，有一段文字分量很重：“我同意出版这本小书，是想把我在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对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作的颂歌，奉献给读者。”

孙犁是“荷花淀派”的创始人。他的作品无论小说散文、戏曲诗歌、书简笔记，都给人以明净淡雅、素朴纯美的感觉，既没有金刚怒目式的颐指气使，也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故

底的决心、伍子胥忍辱负重疯狂复仇、孟尝君这个黑老大的悲剧人生、汨罗江畔屈子的悲而弥壮……这些鲜活的历史人物都从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中走出来，淋漓尽致地跃然纸上。让人仿佛穿越了时空，与书中人物共游，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感受古人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这些智慧和经验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王利伟是一位好学深思的故事大佬，他沉浸在司马迁博览四方、行者无疆的故事里，用文字记录着行走的痕迹，抒发着内心的情绪，“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早已淹没于尘沙之中，显得微不足道，当然似乎也实在没有必要单独为这些小人物树碑立传，但细心的文人还是特意在《史记》中为他们留下一行位置，我想这就是他写史的情怀——悲天悯人的情怀。再细微的尘埃也不能选择视而不见。”

那就来吧！让我们跟随作者酣畅淋漓的笔触，一起回眸历史，对话先贤，探寻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少，付调娥算一个，叶佩算一个。她们都有自己的文字特点与不雷同、不复制，卓然而立的行文风范，这让人欣慰而倍受鼓舞。在她们笔下我看到了散文的真诚，看到了散文的真情真意切。

付调娥的散文在自然流露着自己的真情真意之外，她对生活小节的捕捉，并巧妙利用这些细节来烘托人物形象，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譬如她在散文《诀别》中有这样哀婉悲伤的文字：“我迈进门去，用心打量殿堂，空旷、孤独、宁谧；灵柩被褚红色的绒布覆盖，一豆油灯在下面闪烁，临墙的花圈冷漠地注视虚空，透过后门依稀可见远处透迤蜿蜒的山脉和星罗棋布的农舍，此时还不到中午，晨雾在山野间弥漫，快速滚过一道道沟壑，蒙住树梢的影子，房屋的轮廓，大肆张扬一番，旋即扑向草丛沉入地底。这时，柔和的阳光爬上栏杆，在门外探头探脑，像躲避灾难一样不肯向内移动半分……”阅读这段文字，我们通过作者对生活小节的勾勒，对晨雾朦胧，天气冷清而虚空的景物描绘，烘托出作者对亡者那一份沉甸甸的、铅块一般的哀悼，对生命无常的悲悯与无奈。

读付调娥的散文，从她长长短短的文字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乡村女性写作者比较扎实的写作功夫，她的文字分寸拿捏得细致而准确。如果作者心无旁骛，读写结合，观古今名著，写时代文章，假以时日，我相信她会独上高楼，一览散文的百花园，处处都有她的笔墨留香，雅观留芳。

背景，虽然科班出身有能力有才华有群众基础，但自从当上文化馆长，不断遭到围攻围剿，面对险恶环境，顾长明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做人的底线，兢兢业业，克勤克俭，清正廉洁。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和种种莫须有的诬告，有时也想打退堂鼓，但为了党的文化事业，为了守住健康的文化阵地，为了干部职工利益，他敢摸“老虎屁股”，敢把害群之马赶走，彰显了浩然正气和凛然大义。

二是情节曲折。全书从扳倒女会计到赶走李跃进，从数次面临被罢免到柳暗花明，一波又一波，此起彼伏，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三是通过对比使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顾长明上访过程中，对省地两级干部作风的对比描写，细致到位，心理刻画也入木三分，让人印象深刻。

总之，《文化馆那些事》是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之际反映基层文化工作的精品。

我时常会想一个问题：在这个影像传播盛行的时代，想选择用文字描写一幅美景、呈现一段旅程、写实一份情感，到底还能写点啥？又该如何写呢？

但也在琢磨，照相机发明了，绘画没有消失，它成了艺术，一种创造的写实。飞机满天飞、汽车满地跑，发达地区无人机也在半空穿梭，但马拉松没有消失，它成了一种运动，几十里的路，用脚步一寸寸丈量，身心所体验到的挑战、成就、满足只有亲历者知道。那用文字来表达你走过的、看到的、遇见的种种，所有经历的一切，就在你心里发生了。

用文字品一景致。“清明时节雨纷纷”，这是唐代诗人杜牧《清明》里的一句，我们小学就背过，那时候只在老师的指导下浅显地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其实这句诗不仅写出了雨的特征、雨的精神、雨的境界，更多的还有雨中行路者的心情。长大后有亲人过世，在那一天出去踏青时，对这句诗的理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读者，更会因身份、地位、心境的不同而赋予“清明雨”不同的内涵，会联想到相关不同的人、事、物，于是山水草木，云气雨丝等都会在读者的脑海里作出新的诠释。有的人读到这句诗，脑海里出现了缠绵细雨下个不停，是在哭泣、在悲伤，祭扫的人在雨中匆匆前行，心中的哀思越来越沉重。有的人读到这句诗，心中憧憬的是雨水滋润大地，草木恣意生长，为祖先的坟墓增添了一份神圣的洗礼，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思念。就这短短七个字，在每个人的心里掀起了不一样的波澜。

用文字读一段路。描写西湖的古诗层出不穷。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作者目光锁定在西湖中那一大片荷花里，密密层层荷叶铺展开去，与蓝天相连接，无边无际青翠碧绿，亭亭玉立的荷花绽放盛开，在阳光辉映下，显得格外的鲜艳娇红；再读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杨柳成排绿荫中穿过一条白沙堤，作者一直漫步于此，细细地观赏着白沙堤两边的杨柳，轻松而惬意。女儿游玩到此，注意到这首诗的英文翻译，是否能把当时的意境显现出来，外国游客是否能与我们一样融入佳境？

用文字阅一世情。鲁迅先生说，读《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官闱秘事……”为什么读一部《红楼梦》会有这么大的分歧？那是因为每一个读者都是一个创造者，他们在阅读过程中都根据自己的知识、阅历、人生观对原著进行了创造，因此“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单说林黛玉与贾宝玉之间的爱情：“这个妹妹我是见过的”“这人怎恁地眼熟”，贾宝玉与林黛玉这段注定的情缘，就此拉开了帷幕。宝玉要和秦钟去上学，拜别贾母和黛玉，“好妹妹，等我下了学吃饭，胭脂膏子等我回来再研制”。寥寥数语，呈现了小别离都要说说话的不舍之情。黛玉第二次剪香囊，宝玉来赔不是：“我知道妹妹不恼我……若等他们来劝倒觉生分了……你要打要骂，凭着你怎么样，千万别不理我。”黛玉怎能不感动。黛玉听到宝玉和湘云说，宝钗劝他认真读圣贤书，反而碰了冷钉子，要是黛玉又恼气，黛玉拭泪，宝玉瞅她半天，说出“你放心！”三个字，这是最美的情话了。这是我提到《红楼梦》，首先出现在眼前的画面，阅读，让我产生了只有自己能感受到的场景，也只在我的脑海中。心里有什么，才能在别人的文章中读出什么，别人的文字是面镜子，照出的是读者的意思。因为文字能唤起遐想，独一无二的遐想，我们借着遐想的翅膀勾勒出最美的图画。

阅读之于创造，就如同阳光之于花朵。花朵在阳光的滋养下，五彩斑斓地绽放，创造在阅读的激发下，开启了奇妙想象之旅。

新书推荐

孙扬散文选集
《橙子情》出版发行

名人逸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志勇）日前，孙扬散文选集《橙子情——站在诗行里的记忆》已由北方文艺出版社面向社会公开推出，其中收录的33篇作品，所写内容多为作者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这段时期创作古体诗情况的回顾和思索，以此深情记录和反映了个人成长、当时的时代背景、民俗民情、情感体验、艺术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理解等，既饱含了浓浓的乡愁，也体现作者对养育儿女的父母们和青年一代成长的关爱和启发。

如今80多岁的作家孙扬先生，热爱文学六十多年，笔耕不止，成果突出，曾在《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等各类体裁作品千余篇（首），七百万字。迄今，出版主要著作有《黄桢集》《绿帆船》《蓝江月》《红裙子》《紫燕云》《青萍雨》《兴安踪影》等诗歌集、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十多部。

孙扬系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人才，曾有多部作品在全国和省市文学赛事中获奖。